

董心三口浅说

许保林



许保林

黃石公三略淺說

解放军出版社

黄石公三略浅说

许保林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七二二八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· 5·375印张 · 111千字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(福州)第1次印刷
统一书号：5185·86 定价：0.93元

出 版 说 明

中国古代的兵书，是一座伟大的宝库。仅存留到今天的兵书就有四五百种之多。卷帙浩繁，内容丰富，历史悠久，影响深远。不仅在军事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；而且在哲学史、文学史、科学技术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尤其是其中以阐述战略战术为主的兵法，影响更大，声誉更高。它不仅指导了中国历史上千百次有声有色的战争，培育了众多的著名将帅，而且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流传到国外，并逐渐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流传，成为国外许多著名军事人物爱不释手和极力推崇的著作。我们可以自豪地说，它是我国一笔珍贵的遗产，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。

为了给更多的同志学习和研究古代兵法提供方便，特别是给我军广大指战员学习、借鉴我国古代军事理论提供方便，以便从中吸收更多的营养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，我们编辑了这套《中国古代兵法通俗读物》，陆续出版。

这套丛书共约十几种。第一种是《中国古代兵书杂谈》。它综合介绍了有关我国古代兵书的许多基本知识，象一把打开我国古代兵书宝库大门的钥匙，又象一位引导读者进入这座宝库的向导，让你在浏览中能够概略地了解什么是兵书，我国最早的兵书是什么，历代共有多少兵书，存留到今天的还有多少，兵书在史籍中如何著录，怎样分类，它们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、作用及其在世界的影响，今天到图书馆去怎样查找兵书，怎样阅读兵书，以及兵书和兵法的不同涵义等。其余十几种，是通俗地分别介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

古代兵法，如《武经七书》中的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吴子兵法》、《六韬》、《黄石公三略》、《尉缭子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，以及影响较大的《孙膑兵法》、《武经总要》、《纪效新书》、《练兵实纪》等。一部兵法出一种书。每种书中既录有该部兵法的原文或主要内容，又有分篇或对其主要内容的译文和浅说，同时还对该兵法的作者、成书年代、主要军事思想及其影响等问题作些简要介绍。力求做到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，内容丰富，论述简明，让读者开卷受益。

由于这是一种新的尝试，加上我们水平所限，难免有不妥之处，欢迎军内外广大读者批评指正，以利于不断提高这套读物的质量。

这套通俗读物的编辑和出版，得到许多同志的关心和支持。郭化若、舒同等同志在百忙中为其中的一些书题签书名，亲笔作序。在此谨致谢忱。

一九八三年六月

目 录

一、《黄石公三略》概论.....	(1)
(一) 黄石公与《黄石公三略》的关系.....	(1)
(二) 《黄石公三略》的成书问题.....	(6)
(三) 《黄石公三略》的军事思想.....	(18)
(四) 《黄石公三略》的流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...	(26)
二、《黄石公三略》译文及浅说.....	(34)
卷上 《上略》	(34)
卷中 《中略》	(77)
卷下 《下略》	(100)
三、学习和研究《黄石公三略》的现实意义.....	(127)
四、附录.....	(135)
(一) 《黄石公三略》校记.....	(135)
(二) 《黄石公素书》	(144)
(三) 《黄石公三略》现存书目.....	(148)
后记	(164)

一、《黄石公三略》概论

(一) 黄石公与《黄石公三略》的关系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，记载了一个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的神话般的故事：

秦朝末年，韩国贵族少年张良，为报灭韩之仇，收买刺客在博浪沙暗杀秦始皇。不料误中副车，未能成功，通缉之下，隐姓埋名，流亡下邳（江苏邳县）。

有一天，张良闲游，走到一座桥上，遇见一位脚穿红鞋，身着粗布麻衣的老人。待张良来到跟前，老人故意把自己的鞋子坠落桥下，并傲慢地对张良说：“小子，下去把鞋给我捡上来！”张良开始对老人的举动很气愤，想痛快地打骂他一顿。但看到他那衰老的样子，又不忍心，只好强忍着气下桥把鞋捡上来。没料到老人又说：“给我穿上！”张良想，既然已经替他捡上来了，干脆给他穿上算了。于是跪下把鞋给老人穿上。之后，老人含笑而去。张良非常惊异，呆呆地看着他远去。老人走了大约一里路，又返回来，说道：“小子可教矣！五天之后的黎明在这里与我会面。”张良觉得此人举动不凡，便跪下回答：“是。”五天后的早晨，天刚麻麻亮，张良便匆匆来到桥上。没想到老人已经先期到达，对张良发怒说：“与老年人约会，迟到，是什么道理？”不悦而去。临走时又嘱咐说：“五天后早来。”五天之后，鸡打鸣时张良就赶到了，可是又落在了老人后边。老人怒气冲冲

地重复了一遍上次的话，离开了。又过了五天，张良在午夜之前就到了桥上。不一会，老人也来了。高兴地说：“应当这样。”接着从袖中掏出一部书授给张良，说道：“你读了这部书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。再过十年，将会兴兵起事。过十三年，你将在济北见到我，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的化身。”说罢飘然而去，再没有见到他。天亮以后，张良打开书一看，原来是《太公兵法》。张良认真研读，后来真的做了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老师，辅佐刘邦诛秦灭项，统一了天下。正好在老人说的后十三年，张良跟随刘邦经过济北，果见谷城山下有一黄石，于是取回去珍重地供奉起来。张良死后，与黄石合葬在一起。后人便尊称这位授书老人为黄石公。这就是黄石公的来历。

司马迁讲完这个传奇故事以后，评论说：“学者多言无鬼神，然言有物。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，亦可怪矣。”

（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2049页）其实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，也并不奇怪。这个故事，司马迁大概采自民间传说。既然是传说，就难免杂有神话或夸张成份。但是，传说是历史的影子，它是在一定的历史事实基础上产生的。这则故事生动地说明，张良由一个恃匹夫之勇的热血青年，变成一个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的谋臣，不是天才的自我发现，也不是上帝的赐福，而是经过挫折磨难，名师指教，理论熏陶的结果。这位黄石老人，也不是什么神人，而是一位精通兵法韬略的反秦隐士。对此，宋代苏轼就曾指出过：“黄石公秦之隐君子也，而世不察，以为鬼物，亦已过矣。”（《百川书志·兵家·黄石公三略注》）至于他为什么以“黄石”自称，大概与汉初人们崇尚黄老道家有关，所以，在传说中加进了“黄石”这一带有神秘

色彩的内容。

那么，这位授书的黄石公与《黄石公三略》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说既有关系，又没关系。说有关系，是因为《黄石公三略》之名正是因他所起；说没关系，是指此书并非黄石公所著。

由于《黄石公三略》前冠有“黄石公”，就使这部兵书与黄石老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关于本书及其作者，引起了后人的种种猜测。有的说是下邳神人即黄石公撰（《隋书·经籍志·子部·兵书类》）；有的说《三略》本太公书，而黄石公或推演之以授子房（明刘寅《武经七书直解·三略直解》），还有的说《三略》虽非太公所作，而当为子房之所受（真德秀《西山集》），等等。意见虽然很多，但均未见有详备而中肯的分析。

张良所受之书，司马迁说得很清楚，乃《太公兵法》。这部《太公兵法》大概就是流传到今天的《六韬》。（参见张烈：“《六韬》的成书及其内容”。载《历史研究》1981年第3期）《六韬》的作者也不是周初的太公吕望，有可能就是那位圯上授书的隐君子。我国古代兵书有个很大特点，就是多以伪托先圣先贤行世（这自有它复杂的历史原因，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）。据有关书目记载，伪托传疑时代黄帝的兵书就达二十一部之多（详见陆达节：《中国历代兵书目录》）。《黄石公三略》就属于这种类型。它是后人因袭“太公”等兵家思想，参阅张良事迹，借用黄石公的名义而编纂的一部兵书（关于具体成书年代，下文将专门讨论）。

后人为什么要假借黄石公的名义呢？司马迁把民间传说中被神化的黄石老人写进正史，并加上了“亦可怪矣”的赞语，使这位黄石老人更加神秘莫测。尤其是他对张良的临行赠

言。竟能一一应验：后十年，果然爆发了陈胜、吴广农民大起义，张良在途中又恰遇刘邦，“数以《太公兵法》说沛公，沛公善之，常用其策。”（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2036页）自此便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做了刘邦的老师，辅佐刘邦绕暗礁，渡难关，战强敌，统一了天下。黄石公作为神机妙算的帝王之师的老师，人们怎能不对他顶礼膜拜！所以对于黄石公的传说愈来愈神，到唐朝时便给他冠上了“神人”的头衔，如唐魏徵（580——643）的《隋书经籍志》就称他为“下邳神人”，唐李善（约630——689）的《文选注》称“黄石公者，神人也”。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，人们对“神人”的话是无限信服的。因此，一些立志扶危救世的有识之士，为了使统治者接受自己的意见，使世人相信自己的学说，便利用人们这种迷信心理，以黄石公的名义进行著书立说。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托名黄石公的兵书是汉光武帝刘秀（前6——后57）“诏报”中引的《黄石公记》。（《后汉书·臧宫传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695页）也就是我们所要浅说的《黄石公三略》的最初书名（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，下文将详述）。

魏晋以后，大概由于道家思想的流行，黄石公这位带有浓厚黄老道家色彩的神秘人物，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，地位越来越高，有的甚至把他当成了黄老道家的化身，如唐司马贞《史记·索引》按：“《诗纬》云：‘风后，黄帝师，又化为老子，以书授张良。’”（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2049页）这种随心所欲的解释虽然不足信，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上对黄石公的崇拜。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宋代。宋张商英摘取《黄石公三略》文句，以广其说，著《黄石公素书》六篇。他不仅伪托黄石公所著，而且编造了

盗墓获书的故事和所谓秘戒：“晋乱，有盗发子房冢于枕中获此书，凡一千三百六言。上有秘戒：‘不许传于不神不圣之人；若非其人，必受其殃；得人不传，亦受其殃。’”（详见附录二）总之，随着黄石公在社会上影响的扩大，伪托黄石公的兵书也接踵而出，这里不妨将所见到的除《三略》以外伪托黄石公的书目列举于下。

书目上记载的有：

《黄石公记》（《后汉书·臧宫传》、《隋书经籍志》）

《黄石公内记敌法一卷》（《隋书经籍志》）

《黄石公三奇法一卷》（《隋书经籍志》）

《黄石公五垒图一卷》（《隋书经籍志》）

《黄石公阴谋行军秘法一卷》（《隋书经籍志》）

《黄石公秘经二卷》（《隋书经籍志》）

《黄石公兵书三卷》（《隋书经籍志》）

《黄石公阴谋乘斗魁刚行军秘一卷》（《旧唐书经籍志》）

《黄石公备急一卷》（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缺书目）

《黄石公神光辅星秘诀一卷》（《宋史艺文志》）

《黄石公三鉴图一卷》（《宋史艺文志》）

《黄石公兵书统要三卷》（《宋史艺文志》）

《黄石公兵法一卷》（《宋史艺文志》）

《黄石公三略秘要三卷》（《宋史艺文志》）

《黄石公进兵图》一册（《文渊阁书目》、《菉竹堂书目》）

《黄石公占变三略》一册（《文渊阁书目》、《菉竹堂书目》）

《黄石公心镜》（《文渊阁书目》、《蒙竹堂书目》）

现存的有：

《黄石公素书》（通行本、丛书本）

《黄石公行营妙法三卷》（天一阁藏本，二老阁进呈本四卷）

《黄石公三略兵法占书》（清抄本）

以上所列，就有二十种，可谓种类繁多，内容丰富。从行营阵图到阴谋奇法，从星云占变到行军作战，无所不包。这些伪托之书产生在从汉代到清朝的一千七八百年间，说明黄石公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。我们说这些书是伪书，并不是否定它们的价值。伪书产生在不同的时代，都反映了它们所处时代的军事思想，都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军事遗产。我们恢复它们的真实面貌，弄清产生的时代，正是为了更好地批判继承这些珍贵的遗产。一个“黄石公”引出这么多的兵书典籍，为我国古代军事宝库增添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，我们还应该感谢这位不知所终的“黄石”隐君子呢。

（二）《黄石公三略》的成书问题

《黄石公三略》虽然自称为“三略”，并明确指出“上略”、“中略”、“下略”三略，然而当时人们并没有以《三略》称之，当然起初也就未能以此名行世。所以在探讨它的成书时间以前，有必要先讨论一下它的名称演变。

上文已提到《黄石公三略》的最初名字是《黄石公记》，这可以从多方面得到证实。《黄石公记》最早见于《后汉书·臧宫传》，它引的汉光武帝的“诏报”中有：“《黄石公记》曰：‘柔能制刚，弱能制强。柔者德也，刚者贼也，

弱者仁之助也，彊者怨之归也。故曰有德之君，以所乐乐人；无德之君，以所乐乐身。乐人者，其乐长；乐身者，不久而亡。舍近谋远者，劳而无功，舍远谋近者，逸而有终。逸政多忠臣，劳政多乱人。故曰，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强。有其有者安，贪人有者残。残灭之政，虽成必败。”

（《后汉书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695页）把《黄石公记》的这段佚文与今本及唐魏徵纂辑的《群书治要》本《黄石公三略》相对照，就会发现，除了个别文字有出入外，其余完全相同。再如宋代类书《太平御览》卷二七一引的“《黄石公记》曰：‘将所有为威者，号令也。战所以全胜者，军正也。士所以轻战者，用兵也。故战如风发，勇如河决，众可望而不可挡，可下而不可胜也。’”也与今本《黄石公三略》中的内容基本相同。

其实，唐朝时，人们就是把《黄石公记》与《黄石公三略》作为同书异名看待的。唐魏徵等撰的《隋书经籍志》，在《黄石公三略三卷》下附注有“《成氏注》，梁又有《黄石公记三卷》、《黄石公略注三卷》”。很明显，《成氏注》就是成氏注的《黄石公三略》，而《黄石公记》，从《隋志》体例等方面分析，当是指《三略》在梁的又一版本。清姚振宗也认为《黄石公记》“亦即《三略》”（《隋志考证》）。因此说，魏徵是把《黄石公三略》与《黄石公记》作为一种书著录的。唐李善《昭明文选注》引《黄石公记·序》曰：“黄石者，神人也，有上略、中略、下略。”（《文选注》卷五十三）与《黄石公三略》自述完全吻合。这就更明确地告诉我们，《黄石公记》分上、中、下三略，也就是《黄石公三略》。日本宽平年间（889—899年，我国唐昭宗年间），日皇敕命藤原佐世撰成的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，

把《黄石公三略》著录为：“《黄在（石）公三略记三卷》，下卸（邳）神人撰，成氏撰（注）。”（此书目系日本古写本，有些汉字书写有误，“在”当为“石”之误；“卸”为“邳”之误；“撰”为“注”之误，故在括号内正之。）很显然，这是两个书名的结合，说明当时的日本人也是作为同一种书看待的。唐代时，人们尚能见到《黄石公记》的原文及序言，他们的看法应该说是可靠的。

另外，《隋书经籍志》还给我们留下一条重要史料，可作为旁证看待，在此略述几句。这就是《黄石公三奇法》下附注的“《张良经》与《三略》往往同，亡”。也就是说，隋唐以前可能有人认为《黄石公记》与张良事迹暗合，便改头换面为《张良经》，后来《黄石公记》又称《黄石公三略》，所以《张良经》与《黄石公三略》的内容也就往往相同。张良虽然功成名就，名扬天下，但他毕竟是黄石公的徒弟，人们崇拜张良，更崇拜他的老师，所以《张良经》这个书名便逐渐被淘汰了，只有《黄石公三略》这个书名一直流传到今天。

那么，人们何时将《黄石公记》称《黄石公三略》的呢？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是魏李康《运命论》：“张良受黄石之符，诵《三略》之说。”现保存在《昭明文选》卷五十三中。据《文选注》引《集林》可知，李康字萧远，三国魏明帝时中山人。这就是说，早在三国时期，人们就开始称《黄石公记》为《三略》了。至于为什么改称《三略》，可能与书中的“是故《三略》为衰世而作”有关，既然书中自称《三略》，从内容上看，也确分上中下三略，又都是讲治国统军韬略的，所以，后人便以《黄石公三略》相称了。

关于《黄石公三略》的成书时间，汉以前无人言及。三国时期，李康提出“张良受黄石之符，诵《三略》之说”，虽非专门讲《三略》的成书时间，但既然受之于黄石，自然是产生在张良受书之前，即秦或先秦时期。唐魏徵根据李康的说法，又附会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张良传记；武断地在书目中著录为“下邳神人撰”，被后人称为“甚可笑。”（《古今伪书考补证》）然而这种看法在唐代影响却很大，唐代著名学者李贤的《后汉书注》（见中华书局点校本695页）、李善的《文选注》（见卷五十三）都持这一观点，就连精通兵法的大军事家李靖也附和说：“张良所学，太公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是也。”（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卷上）实际上李靖说的话，除了增加《六韬》以外，与李康的说法没有什么区别。看来根子还在李康那句话上。

李康《运命论》是一部讲天命论，君权神授的书。李贤注说：“运谓五德更运，帝王所稟以生也。……命者，天下之命也。”（《文选注》卷五十三）在这里，李康是借用《史记》中张良受书的神话故事来证明他的所谓“其所以得然者，岂徒人事哉，授之者，天也；告之者，神也；成之者，运也。”的正确性，而不是论证史实，更不是讨论《黄石公三略》的成书时间及作者，也没有发现任何新的史料，而完全是对前代史书的附会。如他在讲完“张良受黄石之符，诵《三略》之说”以后，说的“以游于群雄其言也，如以水投石，莫之受也。及其遭汉祖其言也，如以石投水，莫之逆也。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。”（《文选注》卷五十三）只不过是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张良事迹的改头换面而已。因此说，李康的张良“诵《三略》之说”是不可信的。

宋明以后，对隋唐以前的看法提出疑问，进行辩伪，百

家争鸣，各持己见。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种意见：（1）先秦说（认为太公所著者）；（2）秦代说（认为黄石公所著者）；（3）楚汉说（张萱《疑耀》卷二：“今所传《六韬》、《三略》，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。”）；（4）西晋南北朝说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王秀芝著《黄石公素书三略的研究》：“疑《三略》出自西晋迄宋、齐时忧国者之手。”）对于这四种意见，我们都不同意，认为前三种意见过早，后一种意见又过晚。那么《黄石公三略》到底产生于什么时间呢？弄清这个问题，对于研究《黄石公三略》的军事思想至关重要，然而迄无定论，在此我们拟多用些篇幅，从不同的侧面对其作一详细分析：

（1）从思想体系上看，它具有汉初黄老道家的显著特点。所谓黄老道家，就是托名黄帝、渊源《老子》的道家新流派。这种“道家”与先秦老、庄那样的“道家”，既有密切的联系，又有很大的区别。所以近几年有的学者提出称其为“道法家”（裘锡圭：《马王堆<老子>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“道法家”》，载《中国哲学》1980年3月第二期）和“新道家”（熊铁基：《秦汉新道家略论稿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）。为照顾多数人的习惯，本书仍从旧说，称其为黄老道家。

黄老道家有什么特点呢？首先，它是以道家的“道”论为基础，杂采众家之言。也就是司马谈所总结的“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；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立俗施事，无所不宜；指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就是说黄老道家吸取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等各家的长处，并顺应秦汉时代的变迁而有新的发展。第二，它把老子的出世、消极“无为”理论转变为入世、积极

“无为”的理论。黄老道家“无为”理论不是消极地无所作为，而是积极察看时机，待时而动，顺应客观形势和自然规律的发展变化；从而做到有所作为，并把这种积极“无为”的思想运用到了人生和政治上去，以解释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。

黄老道家的这些特点，在《黄石公三略》中都有充分的体现。

关于兼采众家之长的特点，《黄石公三略》尤为突出。仅举它对道、儒、法、兵诸家思想的吸收如下：

道家思想：《上略》中有“柔能制刚，弱能制强。”“弱者人之所助，强者怨之所攻。”“莫不贪强，鲜能守微，若能守微，乃保其生。圣人存之，动应事机，舒之弥四海，卷之不盈怀，居之不以室宅，守之不以城郭，藏之胸臆，而敌国服。”“能柔能刚，其国弥光。能弱能强，其国弥彰。纯柔纯弱，其国必削。纯刚纯强，其国必亡。”《中略》有“帝者，体天则地。”“夫高鸟死，良弓藏；敌国灭，谋臣亡。亡者，非丧其身也，谓夺其威废其权也。”《下略》有“道德仁义礼，五者一体也。道者，人之所蹈。”“圣王之用兵，非乐之也，将以诛暴讨乱也。”“夫兵者，不祥之器，天道恶之；不得已而用之，是天道也。夫人之在道，若鱼之在水，得水而生，失水而死。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。”

儒家思想：《上略》有“夫为国之道，恃贤与民。信贤如腹心，使民如四肢，则策无遗。”“下下者，务耕桑不夺其时；薄赋敛，不匮其财；罕徭役，不使其劳。”“庶民者，国之本。”“兴师之国，务先隆恩。攻取之国，务先养民。”“以弱胜强者，民也。”“恕己而治人。”“谋及负